

胡宏伟
著

东方启动点

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



 浙江人民出版社

胡宏伟 著

东方启东点

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 / 胡宏伟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213-08900-8

I. ①东… II. ①胡… III. ①改革开放-历史-浙江-1978-2018 IV. ①D61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1107 号

东方启动点

——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

胡宏伟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朱丽芳 陈 源

责任校对 杨 帆 朱志萍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6.25

字 数 500 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8900-8

定 价 98.00 元(共两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录

序言 浙江为什么是“中国模范生” / 001

上册(1978—1999)

01

第一部

1978—1984 早春的萌动

第一章 “阳关道”还是“独木桥” / 003

迟到的“包产到户” / 004

比小岗村早 22 年 / 011

谁是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 016

从分水岭出发 / 024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包产到户”名词解释 / 028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数字浙江之 40 年比较 / 029

第二章 我们来了 / 030

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 / 030

刀尖上的舞蹈 / 040

走私狂潮 / 048

“偶像”步鑫生 / 053

邓小平点将“宁波帮” / 060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步鑫生的“忏悔” / 067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小省”浙江 / 069

02

第二部

1985—1991 在神奇中绽放

第三章 温州打开“潘多拉盒” / 073

到温州去 / 074

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 080

“假的”还是“真的” / 090

金钱大爆发 / 095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学者眼里的温州 / 101

第四章 市场“大发现” / 105

山坳里的市场神话 / 106

义乌的秘密 / 113

来自浙江的“候鸟” / 121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1978—2008 年浙江商品交易市场

年谱 / 128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浙江市场的部分中国之最 / 129

第五章 “向左”或者“向右” / 131

中南海派来调查组 / 132

不戴“帽子”更凉快 / 140

杭嘉湖“杀机”风波 / 144

陈云书赠李泽民 / 149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一位温州老百姓对“温州模式”的

质疑 / 154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 / 155

03

第三部

1992—1999 大突破

第六章 致命的产权 / 161

陈金义现象 / 162

“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制 / 166

集体经济“转身” / 173

“国有者”突围 / 182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浙江改革的“所有制效应” / 191

第七章 集群为“王” / 193

“第三意大利”寓言 / 193

“小的”很美好 / 201

往何处去 / 208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浙江产业集群分布概览 / 216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2000 年浙江总产值前 20 位产业
集群列表 / 217

第八章 政府的角色 / 219

北京“浙江村”大清理 / 220

温州官员怎么办 / 228

“无为”与“有为”的边界 / 235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温州“下海”官员谱表 / 245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浙江“下海”官员的两类人 / 247

下册(2000—2018)

04 第四部 2000—2007 与“成长的烦恼”同行

第九章 转型关口 / 251

千根断指之痛 / 252

绿色 GDP 发展观 / 261

长三角元年 / 269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八八战略”：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 / 278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学习“义乌发展经验” / 280

第十章 外面的世界 / 283

“东方快车”没有终点 / 284

埃尔切大火背后 / 297

天上掉下个马云 / 306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从改革强省到开放大省 / 318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马云讲话摘要 / 319

第十一章 焦虑的富人们 / 321

徐冠巨“出山” / 322

浙商的“政治经济学” / 329

财富阶层的“灰色地带” / 339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私企浙江传化集团建立党组织的

启示 / 348

第十二章 饱暖思民主 / 351

我们可以说“不” / 351

倾听草根层的声音 / 360

“非政府组织”胎动 / 369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浙江“先富群体”的竞选参政冲动 / 378

05

第五部

2008—2014 起风了

第十三章 温州悬念 / 385

胡福林“跑”了 / 386

民间借贷谁之错 / 392

“兵败”山西 / 401

温州的背影 / 409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温州模式”没有过时 / 417

第十四章 浙江危局 / 420

最糟糕的时刻 / 421

机会主义商人末路 / 430

倾斜的江浙“暗战” / 441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吴英背后的“集资诈骗罪”女性

死刑者 / 446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2000—2014 年浙江、江苏与全国

GDP 比较 / 447

06

第六部

2015—2018 重燃梦想

第十五章 北浙江雄起 / 451

从“温州 1.0”到“大杭州 2.0” / 452

领跑浙商“第二程” / 461

“一个人”与一座城 / 467

“大湾区”憧憬 / 474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习近平主席 G20 峰会期间点赞杭州 / 480

第十六章 政府的二次革命 / 483

从“店小二”精神到“最多跑一次” / 484

寻找可游泳的河 / 491

新经济“助产士” / 500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民企宁波海越为什么失败 / 508

第十七章 新旧之间 / 511

“后鲁冠球”时代 / 512

浙商“新四军” / 521

虚实之辩 / 530

【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40 年与“浙江精神”的 5 个记忆 / 542

附录 浙江改革开放 40 年大事记 / 544

主要参考文献 / 552

后记 用历史照亮未来 / 555

与『成长的烦恼』同行

第四部 2000—2007

转型关口

“东方快车”没有终点

长三角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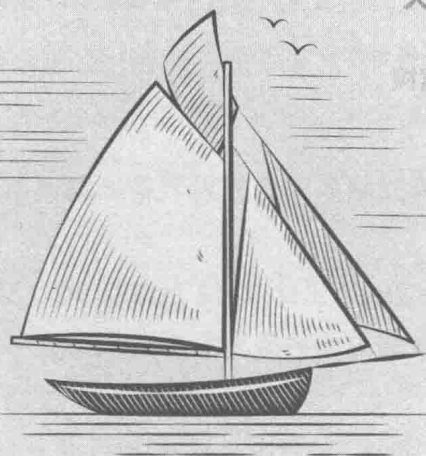
天上掉下个马云

外面的世界

财富阶层的“灰色地带”

“东方快车”没有终点

“非政府组织”胎动



饱暖思民主

天上掉下个马云

徐冠巨“出山”

从改革强省到开放大省

财富阶层的“灰色地带”

第九章

转型关口



当前浙江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既暴露出“先天的不足”,又遇到了“成长的烦恼”,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拓展新的空间。

——习近平:《之江新语》

走入 21 世纪,浙江积淀改革开放先发的丰厚红利,迎来硕果累累的收获季:

——2000 年,浙江 GDP 总额达 6141.03 亿元,仅次于广东、江苏、山东,稳稳跻身中国经济第一方阵,在各省市区排序中从第 12 位跃升至第 4 位,成为位次上升最快的省份之一;

——2000 年,浙江人均 GDP 超越坐拥“珠三角模式”的第一经济大省广东,雄冠各省区第一;

——2003 年,作为“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两大发源地,浙江紧追江苏,当年 GDP 总额相当于江苏 GDP 的 74%,为改革开放后两省经济总量比

差距最小的年份；

——2002年，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的基础上，浙江再次第一个全面消灭贫困乡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18年高居各省区之首；

——浙商开始被誉为“中国第一商帮”，浙江被誉为市场大省、民营经济强省、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模范省……

浙江被推上了成就与声誉的巅峰。

盛名之下，隐忧和困局亦暗潮涌动，“成长的烦恼”如影随形：改革的民间活力能否持续增强？资源匮乏的成长瓶颈如何突破？所谓“价廉物美”的低端制造怎样提质升级？生态环境能不能走出污染—发展—再污染的怪圈？物质财富丰盈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奇点又在哪里？

要拥抱新未来，浙江就必须有新思维、新视野、新高度。浙江迎来40年改革开放史上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

千根断指之痛

对浙江而言，当改革开放步入第三个10年，“成长的烦恼”已经日渐成为阻拦在前的“一座陡峻的山”。除了科学发展，别无他途。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发展？

很长时期，理论界对浙江基本经济构架的概括就是四个字——“轻(轻工业)、小(中小企业)、集(集体经济)、加(加工业)”。随着浙江由南至北深刻的所有制变革，“集体经济”已彻底转身为“民营经济”。然而，其他三个字则全然依旧。

1985年，纺织服装业占浙江省工业产值比重为27.3%，高出全国8.9个百分点。直到2001年，这一占比仍超过20%，依然是浙江的第一大产业。其背后，是浙江产业演变的路径依赖以及转型的严重滞缓。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刘华调查发现，1978—2002年浙江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增长速度居全国之首；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由38%提高到43.8%，其中传统产业一直占据压倒性支柱地位。

与之相伴随的是日益高涨的投资代价。1979—2003年,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率从26.4%上升至49.4%,大大高于GDP年均增幅。到2003年,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已高达3.38亿元。这一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所换取的产能急剧扩张,已愈来愈难以为继。

浙江经济科学发展的方向究竟在哪里?作为浙江活力的源泉、骄傲的本钱,“轻、小、加”的区域经济核心结构是否已走到需要变一变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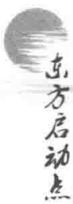
在浙江,争论一直存在。在大约21世纪最初10年的上中期,与“轻、小、加”相对应的重化工业思路,已经于激辩声中悄悄启动。

所谓“重化工业”,即为在国家经济的工业化中后期,大力推进高附加值、高增长率的大钢铁、大石化、大船舶、大装备等重型产业。其理论主要源于德国经济学家W. G. 霍夫曼研究提出的霍夫曼定理“四阶段论”。霍夫曼定理依据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将工业化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一统天下,霍夫曼系数约为5;第二阶段,生产资料工业发展提速,但相对消费资料工业仍显不足,霍夫曼系数约为2.5;第三阶段,生产资料工业与消费资料工业旗鼓相当,霍夫曼系数约为1;第四阶段,生产资料工业领先增长,其规模大于消费资料工业生产规模,霍夫曼系数小于1,标志着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浙江官方研究者普遍把向重化工业转型视作浙江省在新形势下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他们的判断依据是,浙江已进入工业化中期,曾经拥有优势的产业结构不会一成不变,而应不断演进,“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进入2000美元以后,产业结构必然要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变,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具体而言,就是要依托浙江丰富的沿海港口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临港重化工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专家课题组则进一步指出,浙江新型临港重化工业建设要以石化、船舶修造、精品钢材、装备工业为重点,其区域布局应遍及浙江沿海广大地区。

背负GDP重压的地方官员们心里更急,动作也更快。

2005年3月,温州市政府对外宣布了《温州市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及总体布局规划》。作为温州“重型化”的支柱产业,“石化基地”项目由市长亲自主



抓,选址温州东部的海岛洞头县,预计10年间投资300亿元,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逾350亿元。

同年7月,韩国首尔,韩国SK集团、英国瑞嘉国际有限公司、台州市广盛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玉环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签署“投资备忘录”。这个意欲在大麦屿港合作开发一期100万吨重油深加工的项目,将民企大市台州“时不我待”的勃勃雄心显露无遗。

即便是在美景如画的天堂杭州,媒体报道说,2006年举行的一次适度发展重化工业研讨会上,与会的众多专家和当地官员也达成共识:中国工业重型化大势如潮,杭州面对的课题不是“该不该重型化”,而是“怎样适度重型化”。

热潮渐起。但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持明确反对的态度。他在全“两会”等多个重要场合表示,近年来,中国不少地区出现了向重化工业转型的趋势,“我最近去浙江搞调查,发现该省从上到下都有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的愿望”,“这种转型的后果就是,很快出现了资源的紧缺。以浙江为例,2003年开始拉闸限电,土地很紧张,水资源十分紧缺”。

吴敬琏说,根据霍夫曼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工业化的中后期应该发展重化工业。但这一理论是根据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的。

“我们这样资源紧缺的国家,不能沿着别人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要总结别人的经验教训,才能迎头赶上。”

由于吴敬琏的声望,他的“忧虑”给浙江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轻、小、加”也好,重化工业也罢,浙江经济无论是否需要产业间转换以及如何转换,升级突破都早已成为别无选择的必须。成本与售价“去掉一个零”的浙江故事说不下去了,价廉物美的所谓竞争利器已经质变为不可承受之重。

很多时候,价廉物美的背后甚至流淌着血和泪。

永康市位于浙江中部。三国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孙权之母因病到

南向 100 多公里的石城山进香,祈求“永保安康”。之后,吴国太病愈,孙权大喜,遂将石城山周边地界赐名为“永康”,并单立为县,永康因此得名。

与邻近的同属金华市的义乌相比,永康的声名略逊一筹。但其遍布全市各乡镇的 1 万多家五金企业也委实了得,年产值数百亿元,毫无争议地捧回“中国五金之乡”牌匾,成为浙江集群经济的代表性特色产业区块。

没料想,2002 年,永康再度在全国出了名。这一次出名,与一千根齐刷刷被斩断的手指有关。

这则涉及“浙江制造”声誉的颇有些酸楚的新闻,最早的报道者是新华社记者李柯勇。2002 年 12 月 19 日,新华社播发了他在永康实地调查采写的稿件《“五金之乡”轧断多少手指?》,披露“被称为‘中国五金之乡’的浙江省永康市,今年以来已发生手指断离或手掌残损等严重手外伤事故近千起,不少工人落下终身残疾”。

据介绍,当年永康五金产业共有从业者 20 余万人,大多数是来自湖南、贵州等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其产品主要有电动工具、小家电、防盗门、滑板车、汽车摩托车配件等,普遍使用冲床、压床、剪板机、整平机等机械设备。正是这些机器创造出了“永康制造”,也无情吞噬了外来务工人员们赖以生存的宝贵的手指。

关于这一报道最大的争议点是,永康五金产业一年究竟“吃掉”了多少根外来务工人员的手指?

永康市经贸局的说法是,2001 年全市工业企业因手外伤住院的病人只有 300 多人。李柯勇看到的事实却大相径庭。

与永康相邻的缙云县钭氏伤科医院是一家知名的外伤医院。李柯勇在这家医院的出入院登记表上发现,仅 2002 年 4 月至 11 月,来此住院的永康手外伤患者就有 234 例,占有病员的 90%。附近还有一家田氏伤科医院,其院长是钭氏医院院长钭大康的大舅子。钭大康说,田氏收治永康手外伤病人的数量与本院相当。

永康市内具备手外伤治疗能力的正规医院有 4 家,但面对李柯勇的采访提问,相关负责人均讳莫如深,匆匆回避。在规模较小的永康卫校附属医院,

手术外科的一名医生不经意间流露,该院当年前10个月至少收治了250名手伤病人,有的伤者还转到较远的金华市一些医院就医。

李柯勇认为,仅从以上调查估算,永康五金企业当年发生的断指、损掌等严重手外伤事故就已近千起。考虑到许多伤者一次断损的手指不止一根,而且多家医院的情况被隐瞒,因此认定永康一年“吃掉”了超过1000根外来务工人员的手指决非哗众取宠。

随后前往追踪报道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记者以患者家属的身份,在永康最大的第一人民医院隐身咨询时,骨科门诊一位马姓大夫甚至自得地宣称,该院对治疗手外伤很有一套。因为永康的五金企业发生类似事故是家常便饭,病人多,临床经验自然也就十分丰富。

断指,并非只是永康民工的痛。

据统计,同时期浙江从事冲压作业的大小企业共有8万多家,从业者数十万人,散布金华、宁波、台州、温州、杭州等地,断指频发属普遍现象。“永康千指事件”遭曝光后,2003年浙江省安监局等五部门联合开展了全省冲压作业安全整治工作。整治简报说,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其中,永康市当年断指事故同比下降198起,减少了四成;乐清市同比下降52%。

在永康,“永保安康”对民工来说成了奢望。时任永康市劳动局副局长李晓春解释称,“断指”主要因为工人文化程度低、自身素质差、违规操作多,“劳动者自身的原因”是导致事故的首要因素。

而李柯勇调查认为,祸根毫无疑问在于相当部分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身心谈不上起码的关爱,新工人岗前培训缺乏,生产设备低劣,不愿花钱添置哪怕最简单的安保装置。许多断了一两根手指的外来务工人员,仅获赔两三千元便含泪返乡。

五金老板们则是一脸的无辜。就这么小的一个厂,竞争又如此激烈,这要添置,那要保证,成本怎么降低,利润从哪里来?!

现实苦涩得令人忧虑:长期以来,相当多浙江民营企业惊人发展的增长